

蝴蝶 克坦人殺 者

林柏燕

海明威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去世，不覺已過了十四年。十四年來，世事當然又經歷了許多變遷，在吾人生存的周圍，相信也看到了許多生生死死。彷彿海明威仍以生命的代言人在訴說着什麼。雖然有人以海明威的文字粗俗無華引為詬病，但這無損於海明威之所以為海明威。海明威筆下迷失的一代，也許成為過去，但他筆下那些對生命的冷酷與空虛，無理性的殺戮，不可理喻的死亡陷阱，人生、愛情、榮耀等價值的失落以及理想的幻滅等描敘，相信永遠有它感人的力量。「老人與海」裏，他說：「生命是千變萬化的，誰能認識它，隨便付出什麼代價，我總要買一點。」海明威買到什麼沒有？沒有。他買到的也許只是一些戰鬪意識與勇氣，結果却是負的價值的肯定。失敗、孤獨、死亡、醇酒、女人、戰爭。他的世界裏有許多麻醉性的歡樂與徹底的痛苦，雖然小說的型態表現是入世的，對於整個生命却從未存有希望。

孔子說過：「勇士不忘喪其元」。孔子也時常想到死亡，雖然一直不願多談到它，但也深沉地感到死亡的陰影是那麽牢牢地盯着。一場不可理喻的意外，一個突來的絕症，照樣是死亡的陰影。在死的陰影中，孔子強調的是「勇者不懼」，海明威強調的是勇敢的戰鬥、鎮定的不敗，雖然勝利的結果，仍將一無所獲。孔子在不忘喪其元之中，肯定了一種入世的生命價值，海明威所肯定的，祇是入世的戰鬥意識而已。

海明威的戰鬥意識只是純粹的意識，在小說處理起來，這種意識本身是空的。因此，他的戰鬥意識只是用「行動」去表現，小說人物一連串的行動再行動，其戰鬥意識亦無高深的哲理，只是「可以被毀，不能倒下」的，「士可殺不可辱」的基於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志而已。

然而，就憑這點「意志」，在行動中海明威美化了戰鬥意識本身。戰爭、狩獵、拳擊、鬪牛、戰鬥的意志也往往隨伴着死亡的陰影。易言之，海明威小說裏的意志本身，沒有思想性的着落點，意志因純粹的戰鬥意識而存在。這種意志不是叔本華所強調的意志，也不是孟子所謂「苦其心志」的意志。因後者的意志，都有個完美的理想憧憬，但海明威沒有。苦盡甘來，在文學裏常是極其普遍而淺出的主題，但海明威的天地裏，却是甘苦並來，有歡樂，也有痛苦，最後是空無。

在生物界裏有許多小動物，例如海邊的蜚蜢（獨角蟹），即便剩下兩腿，仍可一跛一跛地逃竄。上帝似乎未賦予它們自殺的本能或權利，它們真是做到了無可無不可的法乎自然；可是，人由於對死亡的陷阱的終必來臨而抱有恐懼與厭惡，常使人對於生死的處理顯得過份嬌脆造作，甚至賦予死亡以另一種價值。但，海明威的世界裏，死就是死。三島由紀夫却強烈地迷上了「死」，把「死」當作一種「美」去追求。當人面臨更大的危險、苦難或敵人之時，可能激起更高昂的鬥志，但由於海明威的戰鬥意識本是空的，沒有着落的純粹行動，等到戰鬥對象已經失去，剩下的戰鬥對象竟然是無法抗衡，更龐大萬能的「死亡」本身時，本是空的戰鬥意識便整個瓦解。面對雪山的花豹，西班牙的鬪牛，面對一場戰爭，或大海的鯊魚，海明威都可以生氣勃勃，在這些戰鬥過程中，海明威都無懼於死亡。但等到死亡恍恍惚惚，軟綿綿的，逐漸的籠罩着你，你出拳也好，怒吼也

好，對方都沒有反應，於是戰鬪意識整個被取消了，被提掉了。易言之，海明威面對死亡，却感到勝之不武的窩囊了。海明威的悲劇在此，理性的哲學家與熱情的文學家之分野，也往往在此。

有一些宗教或哲學思想裏，死亡的處理往往交給上帝，或大而化之於一種更高的體悟。但這種體悟的過程是不需要「行動」的，也不在栖栖皇皇，忙碌地鬪牛、捕魚，或在醇酒、美女的麻醉，而在寧靜恬淡的內心。這種內心的體悟，在小說上極不易表現，也難表達出真正的內容：因為在基本上小說是動態的。詩可能有這種能力，如陶潛詩：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」寒山詩：「秤錘落海底，到底始知休。」孟浩然：「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。」陳子昂：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淚下。」然而，海明威從不去追求這些。海明威的小說沒有高深的哲理，也不要你體悟什麼。一切在行動中，一切在趣味中，一個人勇敢善戰地鬪牛，在打仗，突然一根牛角，一粒子彈，他死了，完了。什麼也不必想，即便沒有死，也「悟」不出個所以然，這往往比死了更糟糕。海明威對死亡就是這麼乾脆，沒有半點神秘，它沒有思想性，却有無比撼人的現實性。從這個觀點我們提出海明威的兩個短篇來討論：一是「蝴蝶與坦克」、一是「殺人者」。

「蝴蝶與坦克」是海明威晚期的作品，「殺人者」是早期作品。我們發現，從「殺人者」到「蝴蝶與坦克」，不論其風格、主題、結構並沒有多少改變。由此我們看出：海明威始終維持了他對死亡的一貫觀點。

「殺人者」以亨利餐廳為背景。有兩個傢伙在黃昏時到了餐廳，將黑人廚師和跑堂的小弟尼克綁起來，並對另一個侍者喬治聲言：他們要等一個瑞典人到餐室裏來，而後把他槍殺。瑞典人始終沒有來，兩個傢伙走了。喬治解開尼克他們，要尼克立刻去通知就住在附近的那位孤獨的瑞典人。想不到瑞典人並不想逃走，也沒有任何行動。故事即到此結束。

故事本身簡單得幾乎不成為故事。沒有高潮，好像也沒有結束，平平淡淡的，乍看起來，幾乎不知所云。漸漸的，透過簡潔的對白，你將看到許多，也想到許多。那兩個想殺人的傢伙，代表了醜惡狂暴的角色，把廚師和尼克綁起來，是毫無來由的惡作劇，包括明言殺人的明目張膽，這些人物在海明威的小說裏，從芝加哥到

哈瓦那，從西班牙到非洲，却屢見不鮮。爲什麼要殺瑞典人，根本沒有說明，它只代表了一種必將來臨的死亡的陷阱，人類的困境。海明威的作品從來不對這些加以說明。他只告訴你，何時，何地，何人，但從不告訴你「爲什麼」。

「我是亨利餐室的，」尼克說：「有兩個傢伙來到餐室裏，將我和廚子都綁起來，他們說他們要殺你。」

.....
「對於這件事，我也沒有什麼法可想。」奧里說。（瑞典人）

「我不知道他們像什麼樣子。」奧里說，他凝視着牆壁：「謝謝你來告訴我這件事。」

.....
「你不要我去叫警察嗎？」

「用不着，」奧里說：「那樣並不會有絲毫益處的。」

「有要我出力的事嗎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什麼要做的事。」

「這也許只是一種威嚇。」

「不，並不是一種威嚇！」

.....
「唯一的一件事便是，」奧里對着牆壁說：「我沒有法下決心出去，我整天就呆在這裏。」

「你不願離開這個小鎮？」

「不能的。」他說：「我要完成那四周的奔忙。」

.....
以上，「我也沒有什麼法可想。」那是面對窩囊的死亡。「我不知道他們像什麼樣子。」代表死亡的面目

無法認識清楚。「用不着叫警察。」意即：當死亡來臨時，叫警察幹嗎？「沒有什麼要做的事」代表面臨死亡時，真正的無能爲力。「這並只是一種脅嚇。」當事者深深知道：死亡之來臨是必然的、真實的。要不要逃呢？「我整天就呆在屋裏。」意即：死亡來臨時，無處可逃。最後，海明威用兩句對白作爲結束：

「我忍不住的要想到他在屋子裏呆等待看。……」（尼克語）

「對啦。」喬治說：「最好你還是不要再想到它吧。」

不要想到它，這也許是對死亡唯一的辦法。從以上的對白裏，每句對白都有它象徵的意義。但，海明威的小說，從未着力於心理分析，他是行動主義者，是行爲主義者。他卑視人類的心靈，他只着魔於打鬥、酗酒、肉慾，而所謂「不去想到它」，更是一種麻痺。由於這點，有些批評家認爲海明威的小說人物是屬於沒有責任，沒有道德的一羣。在「殺人者」裏，一切在命運的安排，死亡的陰影籠罩之下，終極是可怕的虛無。

宗教可能是死亡的撫慰者，海明威則是製造死亡的工程師，死亡也是海明威最後的主題。他說過：「所有的故事，其結果都是死亡，如果一位作家不使你看見死亡時，他便不是一個真正說故事的人。」是的，林黛玉死了，打破以往中國小說大團圓的皆大歡喜。然而，死亡的面貌，有如化裝舞會的面具，你無法認清它的真面目，我們看「蝴蝶與坦克」：

在馬德里的一家酒吧，有三個軍人把一個拿着噴壺到處向客人噴洒，取樂別人的平民，拖出酒吧開槍打死了。故事就這麼簡單。警察來調查，沒有結果。最後只留下平民之妻撫屍哭泣。這裏面却有兩個重點：

對於兇手的處理，海明威根本就沒有興趣，也沒有責任感。死亡是必來的，兇手無關緊要，他不着眼於法律與道德。……

「他們捉到兇手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要光天化日之下開玩笑。」經理說：「你看到他開槍了嗎？」

……

我想警察們永遠不會告訴她（平民之妻），即便他們有了開槍人的名字。

.....

至於為何被殺，海明威不但未提出正面的理由，反作了更荒謬的安排：

那個平民拿噴壺向人噴水，完全是一種快活的表現。（在前一天，他到人家結婚禮堂去也開過這種玩笑，不過裏面裝的是香水。）他希望大家忘記戰爭，開個玩笑，娛人娛己；可是「他的快活碰到嚴肅的戰爭，」好像蝴蝶碰到坦克，被誤解的快活碰到十足的嚴肅。.....

以上，死亡的面貌，竟成不可理喻的荒謬。除此之外，海明威也指出在道德價值破產之後，人類所有心靈的交通，已變為不可能，而最後各自步向死亡，漠不相關地。從殺人者到蝴蝶與坦克，這是兩篇代表性的力作。雖然讀來令人不快，但無比真實，它沒有感人的悲劇力量，但面對死亡的陷阱，却有那麼一份無可奈何的壓迫感。（註：「殺人者」，選於「沒有女人的男人」一書，「蝴蝶與坦克」選於仙人掌出版之「蝴蝶與坦克」一書。）

——完——

林柏燕著

文學探索

每冊三十五元

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

直接函購八折

劃撥一九二七四號